

勝利者

波·齊爾斯柯夫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86(2)
0014.7

勝 利 者

波·魯爾斯柯夫 著
高亞天 付克 高莽 譯

(AG16/17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· 北 京

總 128 單 71 32 開 154 定價頁

勝 利 者

波·齊爾斯柯夫著
高亞天、付克、高莽譯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初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康登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 1-10000

定價 4,200 元

БОРИС ЧИРСКОВ
ПОБЕДИТЕЛИ

"ИСКУССТВО" МОСКВА, 1946.

本書出版說明

波·齊爾斯柯夫是蘇聯有名的劇作家，他寫過很多成功的電影文學劇本：卓婭、遠方的鄉村、契卡洛夫、偉大的轉折。

這個劇本出版于一九四六年。內容主題，與電影文學劇本偉大的轉折相同，是寫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三年二月

登場人物：

穆拉維約夫·基里爾·斯切特諾維奇（穆）——上將，方面軍司令官。

魏諾格拉多夫·烏拉基米爾·維根奇耶維奇（魏）——上將，前任司令官，後改任方面軍參謀長。

克里文柯·彼得·米海洛維奇（克）——中將，第二十一軍軍長。

潘切列耶夫·伊萬·安尼西莫維奇（潘）——工兵中將，設防區司令，後任第二十一軍軍長。

拉甫洛夫（拉）——省委書記，後任軍事委員會第一委員。

麗沙（麗）——少校，第一〇五師軍醫，穆拉維約夫之妻。

米奴特卡（米）——穆拉維約夫的汽車司機。

費多羅夫（費）——少尉。

斯捷潘（斯）——戰士。

菲杜洛娃·淑拉（淑）——下士，交通兵，後任潘切列耶夫軍部通訊員。

謝爾蓋耶夫（謝）——上校，方面軍作戰處長。

方面軍情報處長（情）——少將。

方面軍砲兵指揮官（砲）——中將。

司徒金佐夫(司)——少將,第七軍軍長。

沃倫關夫(沃)——上校,第一〇五師師長。

烏拉基米爾·彼得洛維奇(烏)——上校,第二十一軍參謀長。

德國俘虜(俘)——少校,馮·克勞斯將軍司令部參謀。

騎兵將軍。

潘切列耶夫軍部的衛戍司令。

後備軍各軍長,副官,軍官,戰士,女招待員,德國工兵俘虜等數人。

時間:一九四二—一九四三年。

地點:蘇聯南部某戰場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夜。紫紅色的霞光烘托出遠方草原的地平線。砲聲隆隆，黑暗的天空中，閃動着探照燈光。舞台上由左往右橫着一條高起的公路，通往一座小橋。舞台左前方是一條沿着公路的溝渠的斜坡——這裏燃着篝火。新捷潘彌着鍋底下的火。再往上一點，在火光照亮的地方，有一些人在躺著或坐著。一個少尉披着一件破舊的軍大衣，陰鬱地低着頭，頭上戴着無簷軍帽，纏着鮮血浸漬的布條。他對周圍事物漠不關心地坐在那裏，他的腳旁，躺著兩個戰士，懷抱着武器，死死地熟睡著。

公路的左方，馬達聲、爆炸聲、喊叫聲，在黑暗中響成一片。舞台深處露出一條彎路，忽明忽暗地閃刺着遠處的汽車燈光。逐漸地使觀衆猜想到，這是一批駛上前來的汽車隊突然被意外的障礙阻截在這裏。

一個女交通兵的喊叫聲被馬達聲與嘈雜聲所遮蓋。人們在嚷：「站住，魔鬼，瞎了眼嗎！」——「堵住啦！」——「怎麼回事兒？」——「還跟她講什麼，推到溝裏去算啦。」——「試試看呵，我給你一手榴彈……」——「真卡……」

公路下邊，有幾個人影順着溝渠在跑動着。其中有一個停了下來，以一種躊躇或驚奇的目光默然地望着一處。

過路兵：（小聲地）老鄉，你這是怎麼回事兒……安頓下來了嗎？

斯：（不耐煩地）滾開吧，滾開吧。我們是另一個地方的人，你們從哪兒來的，我們現在就到那兒去呢。

突然，後面一輛汽車射出一道強烈的燈光，照在公路上女交通兵的身上。她緊握着自動步槍，攔住去路。

淑：（響亮地、拼命地）不能放你們過去……有命令……沒有通行證決不放行！

車燈熄。大家愕然無言。

過路兵：你火什麼呢，我們和大家一樣呵。看那邊多怕人啊！

斯：更可怕的事你還沒見過呢。（繼續做自己的事）你跑什麼呢，混蛋？

過路兵：（驚駭地向黑處看）瓦夏，等等我！（向斯捷潘）聽說，離城不遠了，也許在那裏能把敵

人擋住。

斯：人家要把你們這幫傢伙擋住的！小心點，別讓德國人把你們追上，他們也要往那裏去呢。

在公路上，從遠處又傳來了一陣騾動聲，前面人的雜亂聲音：『她怎麼啦，發昏了嗎？』——我們後邊德國人追上來了，你知道不？』『突破了！』——驚慌的語聲。『安靜些，同志們，安靜些。』『你們倒把燈打開啦！』

燈亮了。從人羣裏擠出一個慌裏慌張的少校。

少校：你這個傻瓜！頭真莫名其妙！司令部全部都開走了，我們是最後一批，哪裏能有什麼通行證呢？

淑：不能放你們過去……有命令……我要開槍啦！

少校：（躁起腳來）你這個女孩子，怎麼敢對長官這樣說話呵！繳下槍來！（對汽車司機）開車！

馬達聲響了，一輛接着一輛……許多汽車的強烈燈光照耀着公路。

淑：（含淚地）噯呀，好人們，不要這樣吧，我不能放你們過去，我要開槍啦！

過路兵：她會不會開槍呢？呵？（激奮地向斯捷潘說）真的，她會開槍的！

淑：（拚命地）有命令……開槍啦！

一排槍聲，由人頭頂上飛囂而過。人羣向後擁去。後面傳過一聲驚慌的喊聲：『自動槍子！』同時，一道強烈的燈光從右方射向人羣。喊聲：『坦克！』很多馬達一齊震動起來，好像山崩一般。前面的一輛車開動了，撞壞了路標，有一個少尉突然躍起。

費：（激怒地）站住！誰敢動一動，我就把他釘在這裏！想保全你們的皮嗎？人們都往坦克底下鑽。看，看，只剩下了幾個人……（指着睡着的兵士，兇狠地）退回去，不然把你們都

打死！

一輛吉普車從右方駛上小橋。一聲「立正！」壓住了嘈雜的聲音。克里文柯將軍在車上站了起來。大家都不做聲了。在車還沒有停穩的時候，一個副官和兩個自動槍手便從吉普車的後座上跳了下來，跑到前面。

克：（嚴峻地問交通兵）怎麼啦？

淑：（急促失聲地）將軍同志！一〇三號指揮所（廢泣）只剩我一個人了……（蓋住臉嗚咽起來）

他們也不來換我的班，電話也叫不通……我有命令，所以我開了槍……雖然他們是軍官……

克：（慢慢地環顧着衆人，看着壓倒了的路標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：「交通兵的信號——就是命令！」他突然把手伸入大衣底下，摸著槍套，跳下車，快步地衝向少校前面，眼看要向他開槍……但突然，沉靜地）拿起鐵鍬，把路標扶起來，牢牢地埋在原來的地方，聽見了沒有！

少校：（慌張地）聽見了……鐵鍬在哪兒呢？鐵鍬在哪兒呵？

克：（向副官）這不是軍官。把他的肩章撕下來，編入補充部隊裏去。你就在這裏組織這個部隊。派上哨兵，不准任何汽車通過，衛生車和特殊重要的專車例外。

副官：是！（喊口令）各就各位！……

克：（向女兵）您叫什麼名字，姑娘？

淑：菲杜洛娃·淑拉，下士。

克：（向副官）記下來，（鄭重地行了舉手禮）謝謝你，下士。你這裏有電話嗎？

淑：有，中將同志……就在那個小崗樓裏。

克：（走向副官）等一等，我們不是在自己的防地裏，試試看，和第七軍司令部取個聯絡。

淑：（淚汪汪地但却興奮地）我可以執行職務了嗎，中將同志？

克：可以，姑娘！（看見少尉，向他走去。）

淑：（擦乾了臉，拿出小旗來）這是怎麼回事……怎麼這樣亂呵？……讓開道！有通行證的走

過來，我驗一下。

克：（厲聲地）您在這裏做什麼？

費：中將同志，我們在找自己的團。

克：您自己指揮的隊伍，哪裏去了？

費：在防守高地的時候，犧牲了！

克：（無情地）您自己呢？

費：在指定的時間，和三個弟兄突圍出來了，（抽出一張揉皺的紙條，陰鬱地）有書面命令。

克：（用手勢表示不需要看）敵人的損失呢？

費：擊毀敵人十四輛坦克，傷亡人數不清楚……因為戰鬥是在夜裏進行的。

克：好的，（看了一眼熟睡着的士兵，聲音不大地，而且和緩地）太疲勞啦！……你們不是三個人嗎，

那一個呢？

斯：（從溝渠裏爬出）在這裏，中將同志。我生火來着，叫我們排在休息時吃飯。

克：我們好像在哪裏見過面，（細看）不想起來了，看樣子你是個老戰士啦？

斯：是！一直從國境線上打起，現在又往回打！

克：（向他閃了一眼）又往回打？

副官：（從小崗樓探出頭來）軍長同志，接上了！

克：不錯，又往回打……老弟，到扭轉的時候了。（迅速地走向崗樓。）

少尉像一個陰鬱的雕像一般繼續站着一動也不動。轟隆隆的砲聲，一堆拿着通行證的人圍着女交通兵。副官把聽筒交給克里文柯，用手電筒照着亮。

克：（打電話）我要第七軍軍長……是的，找他本人說話……我是第二十一軍軍長克里文

柯……（在等電話的時候，他從副官手裏拿過電筒）去，維持一下秩序！

副官走開，麗沙在公路上出現，從人羣中轉向女交通兵。

麗：借光……我說讓我過去。多麼可恥呵，看你們簡直都難為情。

汽車司機：可是您自己也着什麼急呵？

麗：（把通行證交給女兵）閉嘴。我那兒是受重傷的人，不是逃兵。人家在流血，而你們却逃命，真可恥！

淑：少校同志，請稍等一等，（走開，在後台喊）把車往後倒，讓出路來……我說車往後倒！

克：（打電話）司徒金佐夫，你好！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我……你怎麼啦，老當兵的，怎麼你的司令部擺在前面，軍隊却在後面呢？我根據你的交通線，就看出情況是怎樣的了……（彎腰帶門。）

過路兵：（觀望）到這種地步了……一個丫頭把軍隊給擋住了。

斯：（嚴肅地）不是丫頭，是良心……唉，俄國人哪，俄國人……射擊他們，當然還不够，可是也不必……

過路兵：難道德國人強些嗎？……（苦悶地）德國人追趕着，像割草機在平坦的草原上開動一樣，一點也沒有阻擋……（憤怒地）我瞧不起他們！……紅毛畜生……只要讓我把他們拖下車來就行！

斯：（冷笑）嗯，嗯……你也明白了，這麼說（搖搖頭）就是這種人呵！把他折磨一頓，和泥混在一起，痛得牙都咯吱咯響——你以為他不會再復活了，可是，不，他良心未死，一

且動了他的自尊心，那就是自找死亡！他滿臉是血，可是覺不出來，也不怕，只要有堵牆把背靠上就行了。（壓低聲音）那邊，你看，我們的少尉，像一塊燒紅的鐵，德國人抓住他——都燙呢！

克：（開門走了出來）少尉同志！你叫……

少尉陰鬱而威嚴地，不慌不忙地走過來。

克：你知道米海伊洛甫卡村嗎？

費：我叫費多羅夫。我知道米海伊洛甫卡村。

克：由你指揮新編連隊。你們一得到補充，就用汽車馬上送到米海伊洛甫卡村去，歸一〇五師指揮。（走開）跟第七軍軍部聯絡上，呼號是鈴蘭，進行工作吧！

費：是。（走下。）

克：（上了汽車，站着，四下看了看，沉鬱而譏諷地）怎樣，吃飽了塵土了吧？已經够受了吧？（突然興奮地）戰士們！那裏就是城，城那邊就是恥辱，毀滅，死亡！（指向另一方）德國人在那邊呢，明白嗎？（環視了一下）我們是鋼鐵的隊伍！（坐下）走吧！

汽車慢慢地離開。舞台後的口令聲：「立正！看齊！……」隨着車聲漸息。

過路兵：將軍不壞呢！你們不知道他是誰，叫什麼嗎？

斯：（捲烟）克里文柯·彼得·米海洛維奇，一九四一年率領我們突過圍。簡直是一隻鶴

鷹！那時候他指揮一個師！（粘好烟捲，擡擡頭）高升啦！

陰鬱的少尉又重新出現。

費：站隊！

這時，不曾爲響聲、喊聲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所耽擱的兩個戰士，馬上跳起來，抓起槍跑向隊伍中去。
幕落了下來。幕上是一幅地圖，上面畫着線條與箭頭，說明着城郊前線的嚴重情形。

第二場

方便軍司令部。舞台前部是狹窄的過道——接待室，深處是司令官辦公室。辦公室與接待室間隔着一扇門和
迴走廊的牆壁，伸向左右兩方。右面，過道的牆約佔舞台的三分之一，牆後是司令官的寢室。寢室與辦公室有
一門相通。

接待室的右牆上有一個臨街的窗子。滿腔心事的潘切列耶夫將軍站在窗前眺望。左邊放着一張桌子，偵日副
官坐在桌子旁邊。羅沙很謙恭地坐在另一張椅子角上。辦公室裏，魏諾格拉多夫將軍、砲兵指揮官和情報處長
俯身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大桌子上，就像外科醫生俯身手術台前在施行一個極端嚴重的手術一般。
幕啓後長時間的靜場。

麗：（向副官）您不知道司令官找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嗎？

副官：不，不知道。

靜場。

麗：你們這兒真靜呵！

副官：這種靜法，都能把人悶死。（拿下聽筒低聲地）喂，怎麼樣？……什麼時候呢？（放下聽筒，陰鬱地）跟第七軍從一早，起就失掉聯絡了，再不能比這更安靜了，有這樣一種感覺，好像從斷了的電線裏正往外淌血呢。

麗：（不安地望着他）昨晚情況很嚴重。我就是第七軍的。

響亮的、激怒的喊聲打破了寂靜，克里文柯將軍與好修飾的作戰處長謝爾蓋耶夫激烈地爭辯着上場。

克：我們的任務是守住城。城丟了，就等於死亡。德國人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們下了大注！可是我們……把戰線拉成一長條，他們願意從哪裏突破，就能從哪裏突破，我們所挖的防禦線，正是他們迂迴而過的……

謝：（冷淡地）您太興奮了。這是司令官的指示。

克：（憤怒地）對不起，請原諒。

潘切列耶夫將軍扭過身來。麗沙含笑地站了起來，她認得克里文柯。他目不旁視地走了過去。拉開門，走進辦公室，好像會立刻大發雷霆，或是要揮東西，但他突然站住，默默地立正站在那裏。

謝：司令官同志！第二十一軍軍長克里文柯中將堅持自己的意見。

魏：（嘆了口氣，擺弄着鉛筆）有什麼辦法呵，我的朋友，進行這樣的會戰咱們沒有後備軍。我提議用防禦工事來彌補兵力的不足。你太忽視防禦了。

克：司令官同志，我……

魏：（作手勢止住他，向將官們點頭示意）謝謝……一會兒再請你們。

當將軍們從房裏向外走出時，長時間冷場。

副官：（向麗沙）我想你犯不上再等了。待一會你能來個電話嗎？

麗：（站起）能，我在城裏過夜。（下。）

魏：（帶着疲倦的笑容）這樣你可以更方便、坦白地說出你的意見。請坐吧，彼得·米海洛

維奇。

克：（極力抑制着自己）烏拉基米爾·維根奇耶維奇，請原諒我……方才我在您司令部裏碰見了巴塔洛夫將軍，他的部隊已經到達了。

魏：（沉着地）是的，大本營後備軍已經開始調到這裏來了，可是我還沒有得到最高統帥部關於這方面的指示。

克：我們有拯救城市的指示！今天，必須馬上把一切力量，所有後備軍，投向一個目